

王朔文集

第一卷：长长的鱼线

空中小姐

浮出海面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人莫予毒

任然不供

毒手

各执一词

痴人

橡皮人

顽主

玩的就是心跳

三卷：千万别把我当人

永失我爱

给我顶住

无人喝彩

修改后发表

谁比谁傻多少

四卷：我是你爸爸

动物凶猛

过把瘾就死

许爷



1978——1986

① 小说—选集—中国—当代
② 王朔—小说—选集

王朔 文集



华艺出版社

—20

自序

新版四卷本文集收了我从1978年到1992年所写的全部小说，计有31种，160万字。没我想的那么多，倒确实是严重良莠不齐。原因是多方面的。

写小说当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方式或曰权利，但这个获得过程往往是不自由的。

我开始写作时深受一种狭隘的文学观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辞典意义上的美，是一种超乎我们生活之上的纯粹。要诗情画意，使用优美纯正的汉语书面语；要积极、引人向上。看完小说立即跳下粪坑救人再好不过。舍此皆为垃圾。

《等待》《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空中小姐》都是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矫情、强弩和言不由衷。尤其是前三篇。一言以蔽之：中学生作文。《空中小姐》至今仍有糙汉口称被其感动倒令我不时小小惊讶。

《单立人探案集》系列当算是为了赚钱的凑数之作。大多是由真实案例和市井笑活敷衍而来。那时我追求数量，一是生活所迫，二是炫耀写作能力。我没料到侦探小说所要求的工艺性是那么高。

接着我试图自我表达，写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包括《空中小姐》的前半部份，这些小说都是以我和我的朋

友的生活为对象写的。应该说写这批小说时我感到了一些自由表达的快乐。可悲的是此时我又陷入了另一种狭隘文学观的束缚，认为真实不重要，自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深度”。长时间的写作使我油然而起自命不凡感，恍若自己是神的使者。似乎这个世界还存在一种绝对真理等着我向愚众宣布。使愚众感激涕零之余五体投地。如同我现在蔑视那些自比孔子或穆罕默德之辈，那时我鄙视关注个人真实生活的作家及其作品。于是我加入了旧知识分子自命为“第二救世主”的大合唱，写了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我特别不喜欢这两部小说。因为这两部小说“形而上”的意思在我写第一个字时便昭然于我心头，所有细节：行为动作、人物对话统统是为了最终的揭示，如修万里长城。写完这两部小说我才发觉这种“深度”的追求其实多么简单、轻飘和没有份量。

中国何来灵魂？一切痛苦、焦虑皆源自肉体。

我仔细想过，一切口称的信仰和所谓“深度情结”盖出于秦始皇式的“不朽”渴望。

接下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世俗的写作，即为电影电视写作。以下的一大批小说都是改自影视剧本或取自影视构思：《永失我爱》《给我顶住》《编辑部的故事》系列；《无人喝彩》《刘慧芳》《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里要作一个说明。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起，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他们一天到晚给我讲故事，用金钱诱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以便他们拍摄。上面提到的那两部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以及后面的《过把瘾就死》《许爷》同样都是萌生于某个导演的意图。只不过我在其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触，所以我宁愿不把这几部小说划入单纯为影视写作之列。

这些单纯为影视写作的小说就不多说了，实在也没什么好说

的，混饭吃的，说它们毫无价值也无不可。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也太少了！

《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

坦率讲，这三篇小说我都不该写，不该那么早写。它们本来应该是一个长篇小说中的三个章节。我太急功近利，把它们零卖了。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的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

我不想再写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再写我将只为我心目中的唯一读者——我自己写作。

每个人自由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那就叫丰富多彩了吧？

目 录

等待	(1)
海鸥的故事	(9)
长长的鱼线.....	(25)
空中小姐.....	(37)
浮出海面.....	(89)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	(183)
人莫予毒	(267)
枉然不供	(362)
无情的雨夜	(414)
毒手	(454)
人命危浅	(452)
我是狼	(486)
各执一词	(530)

等 待

这是发生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的事了。那时，妈妈管我可严了，一步都不让我多走，一下班就赶忙回家看我在做些什么功课，做完了没有，房间打扫了没有。如果在跳皮筋或者和女同学们说笑呢，她准会板着脸叫道：“小丽，回家！”根本不管人家正玩在兴头上。要是我不在家，那她可就急啦，首先拨遍小本本上的所有电话号码，然后，到她所认识的我的女同学家挨门挨户地问，直到把我从欢笑的人堆中拉出才罢休。回家后，还要一个劲地训斥我不爱学习，不爱劳动，光知道玩。妈妈这套管理办法，我真是烦死了。

别人家的孩子，最盼星期天，好痛快玩玩。我却最讨厌星期天。每逢这一天，妈妈就有全天的时间看着我，她让我坐在她旁边，复习上周的功课，连哥哥和我说几句话，她也要唠叨几句：“不要影响妹妹。”我觉得我简直是世界上最苦闷的人。

“五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全家照例坐在屋里看电视。又是《平原作战》，也不知放过多少遍了。妈妈安详地打着毛衣，爸爸在看《参考消息》，哥哥则在剪指甲，谁也没看电视。

我瞧他们还挺自在，便坐不住了，对爸爸说：“爸爸，我出去凉快凉快。”爸爸还未答话，妈妈插嘴了：“天都黑了，哪去？”我白了妈妈一眼，不愿理她。哥哥显然也难受得要命，他大声“嗜”了一声站起就走。妈妈叫住了他：“干什么去？”“玩会儿去，在家呆坐着没意思透了！”哥哥站住脚说。

“一个星期就这么一个晚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你还要玩去？”

妈妈的话使哥哥只得又转身坐下。他见爸爸笑嘻嘻，便问爸爸“爸你坐过牢吗？”我霎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笑着说：“我坐过。”哥哥也笑着：“什么滋味？”“反正、反正特别难受。喏，就像现在这会儿似的。”爸爸笑了，他把报纸翻了个面说：“坐牢可不比坐在家里呀！”哥哥说：“坐牢还有放风呢。”

“哈哈！”我不禁大笑起来。妈妈似乎听出了一点味来，在椅子上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呀，小丽，就嫌管你管得严了，恨不得没人管你才好。”我不高兴了：“当然了，您光想让我象家庭妇女一样在家闷着。”哥哥帮忙了：“这点我支持小丽，妈妈老把我们关在屋里，上街还要领着。我们是青年人，能和你们老头老太太一样吗？”“就是，你没过过年轻时候吗？把人都快憋傻了。”

我和哥哥一唱一和地攻击妈妈，妈妈半晌没说话，忽然她问我：“小丽，那天和你说话的是罗玲的哥哥吗？”“哪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五一’那天，我怎么从没见过他？”噢，妈妈还记着呢：“你没见过的人多着呢。”“你可不能在外面乱认识人啊，我们医院吴大夫的女儿就让流氓给追上了，现在，连管也管不了啦。”唉呀，这说到哪去了，真恶心！我又急又气：“那就是罗玲的哥哥，您不信调查去呗。”“不是指那件事，我是叫你注意些。”

闹了半天，这就是妈妈把我管得这么紧的原因！要想了解这件事的首尾，还是从我偷看《安娜·卡列尼娜》说起吧。

“五一”的头一天，我放学回来，把房间收拾好，坐在我自己的桌子旁，摆上一大堆作业本。我估计妈妈今天回来得要早，预

先摆好学习的架子。然后，我偷偷跑到哥哥的房间里，从枕头下摸出本书。我早就发觉他每晚等妈妈睡觉后，开着台灯看书，从钥匙眼里也看不清是什么书。不过，肯定是有趣的书。

我捧着哥哥的书，溜回我的屋里，兴奋得心里猛跳。我坐在床上，小心地翻开第一页：“《安娜·卡列尼娜》！”我惊喜得差点叫出来。常听人说，这是一部外国的好作品，可总也借不到。爸爸倒是有一部，妈妈却给锁起来了，对我说：“年轻女孩看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学不出好，老老实实看你的课本去。这些全是封、资、修的东西，现在都不出版啦！”所以，我直到今天连《安娜·卡列尼娜》的边也没摸过。我先跑上阳台，看看有没有妈妈的影子。妈妈这会还回不来，我便舒舒服服地坐下，低头看起了书。长期没有书看，一看到这样感人的书，那贪婪劲活像要吃了它。

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时地翻翻后边，想看看书中人物的结局和事件的发展，一点也没注意妈妈竟悄悄地回来了。她一眼认出我读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急了，一下扑了上来，“哗啦”将书一把夺了过去：“好啊，回家来不好好做作业，偷看这些禁书来了。你不要脑袋了？你没看报纸上成天都在批这些书么？”我先是吓了一跳，后又气得不行。

我嚷嚷着：“看看怎么啦？他们还能砍我脑袋！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毒来！”

“唉——”妈妈叹了口气，“我不是和你说过吗？不要看这些书，看这些书是犯法的！”我垂头听着，心里不太服：“看这样的好书也犯法？这是哪家的法呀！”“你还有理！你呀，真叫人操心。当时你姥姥就没为我操这么大心。”“你那时还不知道革命呢！”我顶嘴道。“你不用厉害，明天给我呆在家里，哪也不准去！”

“五一”也不让出去玩，我气得眼泪禁不住在眼里打转。我忍住泪一扭身跑回我的小屋。

正在这时，门开了，爸爸回来了。哥哥跟在后边。一进门，爸爸就说：“老辛，说孩子那么大声干吗？邻居都听到了。”“噢，你回来了，你来批评批评你的宝贝女儿吧。”

说心里话，我喜欢爸爸。他是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和我们兄妹常聊天。不管我们对国内外政局形势的看法是多么的幼稚，他总是正正经经地和我们讨论。当然，不免要开些玩笑。我们和爸爸的关系是愉快的，随和的。爸爸是主张我们多看些书，多接触些人，开扩知识面的。但妈妈总以我们的年轻、幼稚为理由来阻止；鉴于当时社会上流氓成群的混乱局面，爸爸也不太放心让我们乱跑。所以，也就和妈妥协了，但还是指点我们看些文学作品。

爸爸放下皮包，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发：“小丽又犯错误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受了委屈，本来是忍住了泪水，但只要一个亲近的人一句不管什么话，就会打开“决口”。爸爸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成串地滚了下来。

爸爸看我这样，反倒呵呵笑了起来：“哟，这么严重，谁委屈你啦？是不是妈妈？告诉爸爸。”我抽泣着光点头说不出话。

妈妈推了下爸爸：“你怎么回事？这孩子看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了，你说像话吗？”

哥哥刚要说什么，被爸爸拦住了，爸爸说：“愿意看《安娜·卡列尼娜》好啊，不错嘛，你看得懂吗？”我擦了擦眼泪，说：“那有啥不懂的。”爸爸搓手说：“你有这个要求不坏，可是，你为什么不通过合法渠道来读呢？向我们申请，怕妈妈说你，不要紧，妈妈还有不关心女儿的？你的斗争艺术性差点，哭鼻子是一种手段，但不一定达到目的。你应该向妈妈讲清你的理由啊，我担保，她会同意的。”

我噘着嘴说：“我跟妈妈提过好多遍了，她根本不理。”妈妈不满地对爸爸说：“你怎么好同意孩子看这些禁书？”爸爸笑着对妈妈说：“这些禁书可不是坏书啊！孩子嘛，求知欲旺盛，我们应

该支持。看《安娜·卡列尼娜》，她们不一定能全看懂，是有些危险性，但为知识而冒险，何乐而不为？我们也可以指导他们嘛。当然，这些书得藏在家里看，拿出去让某些人看见，那可是有点麻烦的！”

爸爸见妈妈要反驳，便急忙截住说：“今晚暂且休会，明天游园去。”他从兜里掏出几张游园票，挥着。爸爸很注意方式方法，从不在我和哥哥面前暴露他和妈的不同“政见”。他很照顾妈妈的自尊心，他也知道，当着我们，妈妈决不会让步，便挂了免战牌。妈妈也不好再争了，对我说：“把功课做完。”和爸爸一道出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在衣柜里乱翻，挑出一件爸爸给我的女式的确良军上衣，这是我的“大礼服”。我没有什么式样新颖、颜色娇嫩的衣服，我也不敢穿，怕人家说我臭打扮、“业余华侨爱好者”。军装挺帅，又大方，又不土气。我正要往身上套，坐在一旁用绒布擦眼镜的妈妈说话了：“小丽，别穿军装。”我不让她听到地嘟囔：“管着吗？”一面继续穿。妈妈把眼镜戴好，站起来说：“不要穿军衣嘛，穿那件墨绿条绒上衣多好。”我对妈妈真是不满到顶了，什么都干涉。我怒冲冲地说：“穿军装怎么啦？”“你没看有些流氓专门跟穿黄军装的女孩子过不去吗？”“我不去了！”我一赌气把军衣扒下来，往床上一抛。

爸爸皮鞋“咔咔”地走了进来，满面春风地对我们说：“你们整好容没有？”妈妈说：“人家又不去了。”爸爸惊讶地看着我，我扭过脸说：“我功课还没做完呢。”“嘻——，回来再做，快换衣服，九点就开始了。”

妈妈把那件只有小丫头才穿的条绒上衣拿给我，口袋还绣着小鸟呢。我把它拨拉到一边去，翻出件“学生蓝”穿上了，要不是看在爸爸的份上我就真不去了。

“五一”这天的天气，可以说好极了：天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整个天安门广场被太阳照得亮堂堂的，天安门城楼

的金色飞檐一闪一闪地反着光，耀人眼睛；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中山公园的宫墙上，各色彩旗呼啦啦地迎风舞着，和苍松翠柏，交相辉映；金水桥畔，五颜六色的人群挤来挤去；从中山公园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公园里花团锦簇，悦耳的音乐声飘了出来，在广场上扩散、回荡。由于入场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便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下面，等会儿再进。

“小丽，你也来了。”我一抬头，呀，一个高高的男孩子笑容满面地站在我面前，我红了脸。是罗玲的哥哥罗新，罗玲是我的好同学。我不大自然地笑着说：“是你呀，罗玲来了吗？”“来了，她在那边呢，你叫她吗？”“不，我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我指了指爸爸妈妈，催罗新说，“你快找罗玲去吧。”

爸爸发现了我们，他走过来笑微微地问我：“这是同学？”我还没来得及摇头，他又对罗新说：“和我们一齐进去吧？”“不啦，叔叔。”罗新笑着扬了扬手，跑了。妈妈这当儿也走了过来，问我：“这是你的同学吗？”“不是，是罗玲的哥哥。”妈妈似乎有些怀疑地望了望罗新的背影，一边又瞧瞧我的表情。我真烦死妈妈这一套了，什么事都好像需要研究研究，挺警觉的样子！……

今天晚上，妈又提起了这件事，不由我不气。我想起妈妈平素对我的苛求，想起爸爸许多美好的允诺被妈妈无情地打消，我忍不住了，泪水和着我激动的话语一起倾泻出来：“有什么可注意的。我也不是犯人，成天不让出去，小说也非得看新版的；和同学们玩也要拦，还说那些恶心的话！你可以把罗新找来对质嘛！”长期来的委屈、不满都聚集在嘴边，反而说不出来了。我的话哽咽住了，只有泪水无碍地流着。妈妈要是骂我，我就骂她，不在这个家啦，退学，到遥远的地方去，让他们找我，他们准会着急的，到那时他们才知道“虐待”我是多么不应该。一想到和家庭决裂时的情景，我的眼泪更止不住了。

妈妈奇怪地沉默了，哥哥害怕地一会儿望望我，一会儿看看

妈妈。屋里很静，只有电视屏幕上演老头的演员在刺耳地叫喊着：“没有事啊！”我一下把电视关上了。

爸爸放下了报纸，用相当严肃的目光看着我。他大概也没料到我会突然“爆发”这一堆话。我不指望他对我说什么好话，尽管爸爸常站在公理方面，但我和哥哥即便是再有理，他也不帮我们“围攻”妈妈的。爸爸开了腔：“这么说，你认为你不幸福啦？”“不幸福，我都想逃走。”我坚决地说。“你认为这是妈妈的错？”“当然是她。”“那么你想看什么书？现在社会上让看的只有那几本新出版的书啊！你感到生活无聊、枯燥，把这归结于妈妈不让你出去，可你出到我们这个小家庭外面，又能获得些什么呢？妈妈有责任，她对你的教育有问题。是的，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单调，这是实情，但不能怪妈妈。”“怪谁呀？”“怪……”爸爸眼里忽然射出了一道怕人的光，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怪他们。”

看爸爸激动了，我胆怯了，刚才的勇气溜得无影无踪。我偷眼瞧瞧妈妈，只见妈妈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觉得自己对妈妈太过份了，她毕竟是妈妈呀，她是爱我们的。我哭得更伤心了，但我没有认错。

爸爸说不怨妈妈，可他到底也没说怨谁。从那晚以后，妈妈的话少多了，她不像从前那样盯着我了。可我一不在家，她还是坐卧不安，非要四处转转，找找我，待见到我，又忙说：“你玩吧，我没事。”这样一来，我的心里倒不安了。确实，尽管我比从前自由得多了，然而仍是很没意思。过去我出来的机会少，一跑出家，什么都有趣；现在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除了跳跳皮筋，说说话，也没什么可干的。爸爸柜子里头只有《安娜·卡列尼娜》等几本旧书，那还是爸爸偷偷藏起来的。这几本书，没几星期就看完了。有时偶尔在同学家里找到一本破烂的旧小说，像《红岩》《青春之歌》之类，真是如获至宝。但这种小说也不是能常得到的，而且还得偷偷地看。

每逢我无聊至极，在椅子上呆望着窗外无垠的蓝天时，脑海里老翻腾着那天晚上爸爸最后说的那些话：“你们是活泼的孩子，我们却把你们关在屋里。这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有些情况反常，好人吃不开，坏人却香得很！所以流氓、阿飞不少。我们是担心把你们放出去会上当吃亏啊！我知道，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往往大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的，今天的年轻人，仅仅不愁吃、不愁穿是不能叫他们满足的。你们，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有趣的，充满了歌声和笑声的。你们享受不到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同样很难过，尤其是当孩子把这一切归罪于我们的时候。”说到这里，爸爸顿住了，眼睛有些潮湿了。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用尽可能平缓的声音接着说，“是谁造成了我们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是谁造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你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啊！在我们国家里，青年们的这种生活是不正常的，而不正常的现象是决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存在的。你们应该相信爸爸妈妈们，我们会努力使你们——我们的孩子们重新幸福起来的。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吗？”

爸爸的话曾让我哭了好几天，不是伤心，而是感动。我相信爸爸的话，也不气妈妈了。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百花吐艳的春天。

海鸥的故事

又是一个月盈之夜，潮水退得很远很远。我们炮艇的桅杆几乎与码头拉平。防波堤内人影憧憧。到处亮着一簇簇微弱的灯光，间或听到有人愉快地呼喊。全大队放假的弟兄都在那儿挖蛤蜊、螃蟹。这些家伙瘾头很大，又都是老手，一会儿工夫，运气好的便能端回一脸盆。只要把张嘴吐沫的“海货”放到电炉子上一煮，什么佐料也不用放，不消五分钟，海鲜的味道溢满全室。这时，蛤蜊就会乖乖打开它坚硬的外壳，露出软软的身体。螃蟹则一个个通红通红，像名厨师炒上的糖色。

我是全艇最无能又最贪吃的一个。常常一个也摸不着，便挨个舱室去嗅，涎着脸皮蹭别人的劳动果实。我顶爱去又准回回不扑空的是卫生员杨军的房间。他从小就是个专吃山珍野味的能手。据他讲，什么知了、麻雀、青蛙……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玩艺他

都吃过。猫肉是酸的，我就是听他说的。我敲开他紧紧锁着的门，从他装得十分坦然的脸上便知道这回又稳拿了。我看看电炉上吱吱冒着气的消毒锅问他：

“消毒呐？”

“对，煮几个针头。”

我掀开锅盖，满满一锅螃蟹：“杨军，你缺大德了。你再拿这锅煮针头，往我们屁股上扎么？”

“这是个坏消毒锅，你别诬陷。你不就是要吃吗？没不让你吃。”

我制住了杨军。大模大样地从裤兜掏出筷子，夹出一个最肥的撕掳起来。杨军平素在吃的速度上是不让我的，今天却格外斯文，任凭我拣最肥的吃，毫不着急。他拿出一溜小药瓶，又把消毒锅重新坐上，把小药瓶里粉末往锅里倒。那是他储存的油、盐、酱、醋、糖。说是在街上买的，我极怀疑他是从伙房“牵羊”来的。

“鸡！”我又惊又喜地看见杨军从倒扣的脸盆里，拿出一只退了毛的类似鸡的禽类。

“自由市场买的，还是伙房——牵来的？”

“吃的时候你再猜是哪儿来的。”

“这不是鸡。”这东西肌肉十分强健，我只咬了一口；肉丝便塞进了我的牙缝，“究竟是什么，杨军？”

“星期天，我带你去。”杨军得意地咂着一只蹄子，

我知道杨军是在吊我胃口。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装得兴趣太强烈。我没再问，和杨军赛着啃光了每一丝肉。肉是很鲜美，却带着一点腥味，晚上睡觉时我暗暗想，这肯定不是家禽。

二

星期天，阳光明媚。我和杨军各背一支枪假装去瞄靶。诨了艇长几句表扬，洋洋得意地沿着防波堤往里走。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水泊，是涨潮时从防波堤漫过来的海水淤积在低洼处形成的。水泊虽浅，却保持住了原本的颜色，蓝蓝的。当然不及海水蓝得那么耀眼，更近似于天的颜色，夏日晴空的那种淡蓝。它的边缘还生长着一些稀疏的芦苇，使它更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湖。

这儿看不见港内的各种船只，也听不见各种港口机械的轰鸣。微风吹过，苇叶摇曳，白云在你头上，海水在你脚下，是我们码头——这个机械世界的一小块乐土。

“看见了吗？知道吃的是什么了吧。”

在杨军手指下，其实不用他指我也注意到了。这儿原来是海鸥栖息的地方，成群的海鸥散布湖中，三三俩俩互相啄食，一派悠然自得的宁静画面。不时从外海飞来一些随轮船一同进港的倦鸟。又不时，整休已毕，精神饱满的生力军扑腾而起，追逐着出港的轮船而去。像一支以此为基地的城市游击队，轮番、有节奏地执行着任务。

“它们可真会找地方。用枪打吗？我回去拿子弹。”

“不行，艇上该以为特务登陆了，用这个。”杨军背上枪，从裤兜里掏出一只牛皮筋弹弓，“这家伙送过无数鸟的命。”他吹嘘着。

我们悄悄接近了湖边，杨军装上一个石子，眯起一只眼，像真正的猎人那样沉着地放了一下。我看见一只海鸥一下瘫在水里。

“让我打一下。”我高兴地喊起来，“我打枪比你准。”

“这跟打枪不是一个劲儿。”杨军大方地把弹弓给我，对自己